

又是一年春好处

子薇

春天，若是不出去走走转转，似乎便是虚度了。一颗心在胸膛里跳荡得厉害，不安分得很。都说，旅游就是从一个你厌倦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厌倦的地方去。而在我看来，出行，是要与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，如此，即便再平常的景致，已经被赋予了不一样的内涵。

刚走进公园大门，一片紫色的花海扑进眼帘，来不及去辨析花草的品种，便旋风似的跨至近前，是诸葛菜——可食可赏的诸葛菜。但是，春分时节，好些个野菜都老得吃不动了，诸葛菜亦然。围绕着花地一遍一遍地行走，细碎的阳光从空中筛下来，照在紫色的花海上，给花朵上又绣上了一层花朵，层层叠叠，流光溢彩。这时方才想起来抬头仰望天空，是笔直的杉树们为诸葛菜撑起了一片可遮风挡雨的天空，被杉树林过滤了一遍的阳光，如同被水洗过，那份纯净，有些惊心动魄的意味。旁边是清粼粼的湖水，清风从水域宽阔的湖面上拂过，宛如一块巨幅绸缎铺陈开来，是可以拿剪刀裁剪，做出一件又一件衣裳的——浅浅的湖蓝色，抬皮肤，托气质，适合各个年龄层次的女子。

抬眼望出去，遍地都是三叶的车轴草。每一棵小小的植株上，都长着三片绿色的叶片，每片叶子的中部都有一圈白色的圆弧，仿佛一颗精巧的心，三颗心偎依在一起，是那种精诚团结的样子，让人看时，心里一暖一热；紧密相依的三片叶子上的白色圆弧巧妙地衔接起来，极似促膝谈心的三姐妹。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，细细的泉水一样地流淌，温婉地贴在心上。浓浓的爱，形成一个气场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，人人都可以感受到——生活原是这般的美好。那天看林清平老师发在朋友圈里的一篇文章，是写的幸运草，也就是四叶的车轴草。据说，我们看见四叶车轴草的几率大约是十万分之一，因为稀罕，此草便被命名为幸运草。

阳春三月，还有好些树依然光秃着枝丫，但是，叶片抑或花朵的芽苞已经潜滋暗长，我们可以看得见一种隐藏在树里的力量，譬如法梧，譬如紫薇。仿佛正在出壳的鸡雏，拿淡黄的嘴巴啄着蛋壳，怯生生的，一边啄，一边把头缓缓地转一下，又轻啄一下。欲破壳小鸡的轻啄，枝丫上叶片的潜滋暗长，都有一份摄人心魂的力量，似是无声，却让我们于无声处听惊雷。

时下，有很多地方都遍植樱花。当单打独斗力弱勢微时，群体出击的力量会富有气势得多。比如，在春天，去响水涧，去婺源，都是奔着油菜

花而去的，那里的油菜花，气势燎原。犹记得，在武汉读中专时，每到春天，老师都带领我们去武汉大学看樱花。齐齐绽放的成百上千株樱花，足以把天地河山照亮。风起时，一些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如雨如雪，更多的花瓣在枝头傲然挺立，对着游人嫣然而笑。

依山而建的神山公园，到了双休，人流如潮水，山呼海啸地往里面涌，春天尤甚。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，听着阳光哗哗有声地流淌在天地间，看着一拨又一拨涌来的人群，身体内会莫名地生出慵懒之感。站在阳台上看公园，和走进距家咫尺的公园里逛公园，那感受自然是不一样的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双脚来来回回地踩在绿草如茵的土地上，叫踏青，叫接地气。铁凝在一篇小说里写，一个女孩踩着山里小路上毛茸茸的小草，她的脚步过去，那草在她身后整个的又都挺了起来。这场景，让我看到了可爱女孩的轻盈身姿，也看到了小草的柔韧和勃勃生机。一位大姐很哲学地说，小草的韧劲，辗不碎，压不死，要不怎么说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呢？

漫天都是风筝。地上的人们在跑，天上的风筝在飞。飞舞在空中的风筝，犹如一只只大鸟，长长的尾巴拖出一条条旋转的弧线。那些活泼的身影，手里握着转轴柄，一会儿放线，一会儿收线，忽然，他们风一样地快速奔跑，善于借力的风筝便一下子腾空而起，飞上了高天。不时的，会有几只高高飘扬的风筝在空中交织到一起，在地上操作孩子们，急于把它们分开，急得喘气声都粗重了，仿佛我年少时的场景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们放风筝在绿草如茵的山岗上，这些孩子在公园里，我们的风筝是自制，这些孩子手里的风筝皆是购买来的成品。但是，其中快乐的滋味当是一样的吧。

时节正春分，踏春游春赏春，这时节，恰恰好。恰恰好，这个词，我特别地喜欢。这是一个富足又美好的状态，多一分则过，少一分则亏；过一分便惹眼了，招妒了，少一分又不自足，本还没有挣回来，终究有些不甘心。到了恰恰好的时候，是一碗端平的水，是一条水平线的天平之两端，停在那里，连摆动的痕迹都没有留下。这样的状态，春风轻轻地吹，春雨细细地下，春花温婉地开，春阳柔柔地照。我爱上你时，内心正忐忑不安又不好开口询问，唯恐失了脸面伤了自尊，你却看透了我的心思，在我一个人纠结得羞红了的脸颊上，轻轻地落下一个吻，阳光照过来，全世界的花都开了……



父亲 苗青 摄

春耕

胡晓延

春日的田野，金黄色的油菜花竞相怒放，吸引着游人徜徉于花的海洋。田野地势低洼的地方，熟练的农机手操纵着农机不停歇地奔跑着，搅动起浑浊的水花，一幅江南水乡春耕图瞬间跃然纸上。

记忆中，春耕生产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积肥、犁田、浸种、育秧……环环相扣。于是，便有了备耕之说。春耕与备耕像是一对孪生兄弟，须臾不可分离。春耕有时干脆替代了备耕，囊括了备耕中的诸多细节，但却无法取代备耕向春耕的输入。当徐徐的春风唤醒沉睡一冬的土地时，春耕生产前的备耕，已容不下“不出十五还是年”的等待。过不了正月初十，村里的男男女女便在“人勤春来早”的催促声中，扛起扁担挑起粪框，忙碌着清理家家户户猪栏牛圈里已堆积如山的农家肥，也由此拉开了春耕前的备耕序幕。

常言说，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”那时候，农民种田很少使用化肥，全靠主妇们长年累月喂猪养牛，积攒起成堆的农家肥。等到备耕之时，村里组织起青壮年劳动力，挨家挨户清空猪栏牛圈，一担一担地将农家肥送往田间地头。整个正月，农民们肩挑百余斤的担子，在村庄与田间穿梭往来，迎着日出，送走晚霞，个中艰辛自不必说。好在大伙的备耕热情高涨，遇有暖阳天，干脆脱下外套，卷起裤管甩开膀子干，直到田野里红花草花开满田，便将堆积于田边的农家肥均匀地撒散开去，等待开犁翻耕。

转瞬间已是惊蛰时分，村里选派农耕经验丰富且有强烈责任心的农民，将先前选好的稻种，晒上一天，装入可容纳几百斤稻种的大木桶里，接着倒上按比例配好的石灰水，杀菌消毒，再浸泡上一天工夫，让干渴饱满的种子喝足了水，装回垫上草垫的木桶，盖上村民们拿来的破旧棉被保暖保湿，静等希望的种子萌芽。

没过几天，嫩芽破壳而出，先是展现出洁白的根须，接着长出粗壮的芽苗。此时，天气渐暖，堆积在木桶里的种子会散发热能，处在中间位置的往往最先发芽，也容易因聚集的温度过高，烧坏根须和嫩芽。为保证出芽率的提高，每天早

晚各轻翻一次必不可少，一个多星期后，便可播撒进平整好的秧田。

农时不等人。还未进入仲春，天气乍暖还寒，赤脚下田的农民，忍受着刺骨的寒冷，精心侍弄出一块块平如镜面的苗床，好让稚嫩的芽苗在新的环境里安稳扎根，茁壮

成长。春日的绵绵细雨，时常裹挟着雷电和冰雹，总想变着法儿摧毁农民们播种下的希望。好在长期劳作，让他们积累了与大自然作斗争的丰富经验。芽苗播进秧田后，白天管理倒还容易，到了夜晚，农民们不得不竖起耳朵，静听天气变化，哪怕稍有风吹草动，都会立马披衣下床，打着手电筒赶到田边，尽快给秧田放进足够深的水，用来抵御极端天气给秧苗造成的侵害。恶劣天气过后，立即又将秧田里的水放个干净，让秧苗充分享受雨露的滋养。收放之间，浸透了农民对春耕的寄望与备耕的不容闪失。

一批庄稼的“好把式”紧随其后，牵来耕牛，拖上锃亮的犁铧，犁开芬芳的泥土。此间，犁头下不时翻出的泥鳅、黄鳝，惹得孩童追逐其间，南归春燕上下翻飞。

日子总是在耕耘与期待中滑过，精心培育的秧苗一天天长高，远远望去，如同盖上了绿毯，一片碧绿。秧苗满月在即，农民们迎来的又是一场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辛勤劳作。每当东方刚刚放亮，农民们早起来到秧田里，拔起一把把秧苗，洗净绑扎整齐，移栽到大田，日复一日，拔秧插秧，待到育好的秧苗全都移栽下田，一年的春耕生产才算宣告结束。

现如今，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，几经变更，先是集体土地，大伙一起耕种，一起收割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土地分给了农民，勤劳的庄户人家，在春耕备耕的节骨眼上，更是舍得花气力倾注汗水，等到秋天收获的季节，土地更是毫无保留地回馈他们丰硕成果；再到后来，尊重农民自愿，土地又从农民手中流转给了种粮大户，春耕生产由农耕型向机械化转变，备耕环节也由偏重经验向科学技术耕种的蝶变，中间环节大为缩减，农民们省却了祖祖辈辈年复一年的备耕辛劳！